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山水小牘 第二卷

崆峒山神仙靈跡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，廣成坡之西垠，有小山。山曰崆峒，即黃帝訪道之地，廣成子所隱也。祠在山東麓，堂上廣成子像，戴獨角巾，被紫霞衣，二侍童而已。重門之右有碑，刺史陸長源文。其顛洞穴如蝨，將有大風雨，則白犬自穴出，田夫以為候，亦名山曰玉犬峰。耆老云：「若九春三秋，天景清麗，必有素霧自山岳起。須臾粉堞青甍，彌互數里，樓殿繆輻，花木煥爛。數息中，霧勢漫散，不復見矣。」庸輩不知神仙窟宅，調廣成化城，乃裡談也。

高平縣所見

光啟中，僖宗在梁州。秋九月，皇甫枚將赴調行在，與所親裴宜成者偕行。十月，自相州西抵高平縣，縣西南四十里，登山越玉溪。其日行旅稍稀，煙雲晝晦，日昃風勁，惑於多歧。上一長坂，下視有茆屋數間，樞籬疏散，其中有喧語聲，乃延望之。少頃，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，著黃故衣，蓬頭敗履，連呼之不顧，但俛首而復入。乃循坡東南下，得及其居。至則荆扉橫葛縈帶其上，茨棘羅生於其庭，略無人蹤，如涉一二年者矣。枚與裴生愕立久之，復登坂長望，見官道有人行，乃策蹇驢赴之。至則郵吏將往端氏縣者也，乃與俱焉。是夜宿端氏。

陳璠臨刑賦詩

陳璠者，沛中之卒徒也，與故徐帥時浦少結軍中兄弟之好；及浦為支詳所任，璠亦累遷右職。黃巢之亂，支辟簡勁卒五千人，命浦總之而西，璠為次將。浦自許昌趨洛下，璠以千人反平陰，浦乃矯稱支命追兵回。於是引師與璠合，屠平陰，掠圃田而下及沛。支慮其變，郊勞，及解甲，盛設厚賂之。浦乃令所親諷支曰：「軍前不安，民望見迫，且請公解印以厭眾心。」支力不能制，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館，浦自稱留後。璠謂浦曰：「支尚書惠及沛人，若不殺之，將貽後悔。」浦不可，璠固請，與浦往復十餘。浦怒曰：「自看！自看！」璠乃詐為浦命，謂之曰：「請支行李歸闕下。」支以為誠也，翌日遂發。璠伏甲於七里庭，至則無少長皆殺之，沛人莫不流涕。其後浦受朝命，乃表璠為宿州太守。璠性慳酷喜殺，復厚斂淫刑，百姓嗟怨。五年中賞賄山積，浦惡之，乃命都將張友代璠；璠怒，不受命。友至，處別第以俟璠出。璠夜率鬻俊五百餘人圍友。遲明，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。璠潰，與十餘騎走出數十里，從騎皆亡。璠棄其馬，微服乞食於野。野人有識之者，執以送郡。友繫之，往白浦，浦命斬之於郡。璠本驍悍，而樸不知書，臨刑忽索筆賦詩曰：「積玉堆金官又崇，未幾倏忽變成空。五年榮貴今何在？不異南柯一夢中。」時以為鬼代作也。

郟城令陸存遇賊偷生 李庭妻崔氏罵賊被殺

陸存者，愚儒也。衰白之後，方調授汝州郟城令，時乾符丁酉歲也。是秋，王仙芝黨與起，自海沂來攻郡，途經郟城，存微服將遁，為賊所虜。其酋問曰：「汝何等人也？」存給之曰：「某庖人也。」乃命澆面煎油作（麥主）者，移時不成，賊酋怒曰：「這漢漫語，把劍來。」存懼，急撮面兩手速拍曰：「祖祖父父，世業世業。」眾大笑，釋之。時縣尉李庭妻崔氏，有殊色；賊至，為所掠，將妻之，崔氏大詬曰：「我公卿家女，為士子妻，死乃緣命，豈受草賊汗辱！」賊怒，剖其心而食，見者無不灑涕。

夏侯禎女靈 皇甫枚為禱乃免

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，有祠曰女靈觀。其像獨一女子焉，低鬟嚙蛾，豔冶而有怨慕之色。祠堂後平地，怪石圍數畝，上擢三峰，皆十餘丈，森然尚泰華也。詢之父老，云：「大中初，斯地忽暴風驟雨，襄丘陵震屋瓦，一夕而止，遂有茲山。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：『吾商於之女也，帝命有此百里之境，可告鄉里為吾立祠於山前；山亦吾所持來者，無曠時祭，當福汝。』」鄉人遂建祠宮，書祠典，曆數世矣。」咸通末，餘調補縣印吏，實屍嘗祭，與同捨生譙國夏侯禎偕行。祭畢，與禎縱觀祠內。禎獨眷眷不能去，乃索卮酒酹曰：「夏侯禎少年，未有配偶，今者仰觀靈姿，願為廟中掃除之隸，神其鑒乎。」既舍爵，乃歸。其夕，夏侯生恍不寐，若為陰靈所中。其僕來告，餘走視之，則目瞪口呆，不能言矣。餘謂曰：「得非女靈乎？」禎頷焉。餘命吏載楮鏹，潔尊席而禱曰：「夫人岳鎮愛女，疆場明祇，致禾黍豐登，戢虎狼暴殄，斯神之任也。今日之祭，乃郡縣常祀，某職其事，敢不嚴恭。豈謂友生不勝錢暉之餘，至有慢言贖於神聽。今疾作矣，豈降之罰耶？抑果其請耶？若降之罰，是以一言而斃國士，是違好生之德，當專戮之辜，帝豈不降鑒，而使神祇虐於下乎？若果其請，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，播淫佚之風，緣張碩而動雲駟，顧交甫而解明佩。若九閻一叫，必貽幃箔不修之素，況天下多美丈夫，何必是也？神其聽之。」奠訖，夏侯生康豫如故。

殷保晦妻封氏罵賊死

渤海封夫人諱詢，字景文，天官侍郎敖孫也。諸兄皆貢士，有聲名場。夫人氣韻恬和，容止都雅，善草隸，工文章；盛飾則芙蓉出綠波，巧思則柳絮因風起。至於婉靜之法，翦制之工，固不學而生知。嫺黨號為淑女。咸通戊子歲，始從媒贄，移天於殿門故秘省校書保晦遐構。遐構兄，餘寮婿也。愛鍾自出，姑實親姨，夙夜蒸蒸，劬勞無怠。廣明庚子歲，妖纏黃道，釁起白丁，關輔烽飛，輦轂遐狩。以天府陸海之盛，奄化於鯨鯢腹中。即冬十二月七日也，邦人大潰，校書自永寧裡所居，盡室潛於蘭陵裡蕭氏池台，地鄰五門，以為賊不復入。至明日，群凶霧合，秘校遂為所俘。賊酋睹夫人之麗，將欲叱後乘以載之。夫人正色相拒，確然不移，誘說萬辭，俱瞑目反背而莫顧。日將夕，賊因勃然起曰：「行則保羅綺於百齡，止則取齏粉於一劍。」夫人奮袂罵曰：「狂賊狂賊，我生於公卿高門，為士君子正室，琴瑟葉奏，鳳凰和鳴。豈意昊天不容，降此大戾，守正而死，猶生之年。終不負穢抱羞於汝逆豎之手！」言訖，遇害。賊酋既去，秘校脫身來歸，侍婢迎門，白夫人逝矣。秘校拊膺失聲而前，枕屍於股，大慟良久，揮淚於夫人面曰：「景文景文，即相見。」遂長號而絕。三婢子睹王父王母俱殞，乃相攜投濬井而死。三水人曰：噫！二主二天，實士女之醜行。至於臨危抗節，乃丈夫難事，豈謂今見於女德哉！渤海之媛，汝陰之嬪，貞烈規儀，永光於彤管矣。辛丑歲，遐構兄出自雍，話茲事，以餘有《春秋》學，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。

廣明庚子大風雨之異

廣明庚子歲，餘在汝墳溫泉之別業。夏四月朔旦，雲物暴起於西北隅，瞬息間濃雲四塞，大風壞屋拔木，雨且雹，雹有如石榴者。鳥獸盡殪，被於山澤中。至午方霽。觀行潦之內，蝦蟹甚眾。明日，餘抵洛城。自長夏門之北，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，門之鷓鴣亦失矣，餘以為非吉徵。至八月，汝州招募軍李巡光等一千五百人，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，焚長夏門而去，入蜀。自茲諸夏騷蕩矣。上天垂戒，豈虛也哉！

李仲呂禱堯祠以烏馬騮人為獻

姑臧李仲呂，咸通末，調授汝之魯山令。為政明練，吏不敢欺。遇旱，請禱群望皆不應。仲呂乃潔齋自禱於縣二十里魯山堯祠，以所乘烏馬及騮人張翰為獻。祭畢，將下山，雲霧暴起，及平澤而大雨，僕馬皆暴殞。於是仲呂復設祭，圖僕馬於東壁。

黑水將軍靈異

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，河濱有黑水將軍祠。大和初，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，為政嚴而不殘。一夕夢贊者云：「黑水將軍至。」延之，乃魁梧丈夫，鬚眉雄杰，介金附韃。既坐，曰：「某頃溺於茲水，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，上訴於帝。帝曰：『汝陰位方崇。』」遂授此任。郎中可為立祠河上，當佑斯民。」言訖而寤。遂命建祠設祭，水旱災沴，禱之皆應。用弱有葛谿寶劍，復夢求之，遂以為贈。仍剝神前柱並匣真之，外設小扉，加局鎖焉。乾符戊戌歲，大理少卿徐煥，以決獄平允，授弋陽郡。秋七月出京，時方霖霖，東道泥泞。歷嶠函，度東周，由許蔡，略無聲日。既渡長淮，宿於嘉鹿館，則弋陽之西境也。時方苦雨淒風，徒御多寒色，煥具酒祈之，其夕乃霽。煥由是加敬，每春秋常祀，必躬親之。明年冬十月，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，煥堅守，城不可拔，乃引兵西入義陽。時有無賴者，以廟劍言於賊裨將，將乃率徒破柱取去。既而曉出縱掠，氛霧四合，莫知所如。忽遇一樵童，遂執之令

前導。既越山，霧開，乃義營張周寨也。率與賊遇，盡殺之。張周親禽其首，解其劍，復歸諸廟，至今時享不廢。

劉刺夫家怪異

彭城劉刺夫，會昌中進士上第。大中年授鄆縣尉，卒。妻王氏，歸其家，居洛陽敦化裡第堂之後院。咸通丁亥歲，夜聚諸子姪，藏鉤食煎餅，廚在西廂，小童孖兒持器下食。時月晦雲慘，指掌莫分。孖兒者忽失聲仆地而絕，秉炬視之，則體冷面黑，口鼻流血矣。擢髮灸指，少頃而蘇。復令數夫束緼火循廊之北，於倉後得所持器。倉西則大廁，廁上得一煎餅，廁中復有一餅焉。

鄭大王聘嚴部女為子婦

許州長葛令嚴部，衣冠族也。立性簡直，雖羈束於官署，常奮退心。咸通中罷任，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。良田萬頃，桑柘成陰，奇花芳草，與松竹交錯，引泉成沼，即阜為台，盡登臨之志矣。夫人河東裴氏，有三女，長適滎陽鄭氏，次適京兆杜氏，幼曰阿珊，特端麗妍瑩。乙巳歲，年十五矣。時清明節，嚴公盡室登陘山，山西岑有鄭大王祠，乃於祠中薦酒饌，令諸女縱觀，日晚方歸。降及山半，旋風忽起於道左，繚繞諸女，塵坌陰晦。眾皆驚懼，而阿珊獨僕於地，色變不能言，鬢上失金翹，乃扶持而歸。召巫者視之，巫譯神言曰：「我鄭大王也，今聘爾女為第三子婦。」其家遽使齎酒穀紙錢，令巫者詣祠求之。既至，得金翹於神座上，巫者再三請禱，神終言不可。明日，阿珊殞，便憑巫言以達所以。嚴氏遂令送服玩，設禮筵於祠內。厥後每有所須，必託巫言告其家。嚴公夫人即餘室之諸姑也，故得其實而傳之。

李約遇老父求負

咸通丁亥歲，隴西李夷遇，為邠州從事。有僕曰李約，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，願捷善行，故常令郵書入京。其秋七月，李約自京還邠，早行數里，鼓方始絕，倦憩古槐下。時月映林杪，餘光向明。有一父皤然，偃而曳杖，亦來同坐。既坐而呻吟不絕，良久謂約曰：「老父欲至咸陽，而蹢躅不良於行，若有義心，能負我乎？」約怒不應。父請之不已，約乃謂曰：「可登背。」父欣然而上。約知其鬼怪也，陰以所持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，將及開遠門，東方明矣。父數請下，約謂曰：「何相侮而見登？何相憚而見舍？」束之愈急。父言語無次，求哀請命，約不答。忽覺背輕，有物墜地，視之，乃舊敗柅板也。父已化去，擲於裡垣下，後亦無咎。

侯元違神君之戒兵敗見殺

侯元者，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。家道貧窶，唯以鬻薪為事。唐乾符己亥歲，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，憩谷口，傍有巨石，巖然若廈屋。元對之太息，恨己之勞也。聲未絕，石剝然豁開若洞。中有一叟，羽服烏帽，髯發如霜，曳杖而出。元驚愕，遽起前拜。叟曰：「我神君也，汝何多歎？自可於吾法中取富貴，但隨吾來。」叟復入洞中，元從之。行數十步，廓然清朗，田疇砥平，特多異花芳草。數里，過橫溪，碧湍流苔，駕鷁泝洄，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。過溪北，左右皆喬鬆修篁，高門渥丹，台榭重複。引元之別院，坐小亭上。簷楹階砌，皆奇寶煥然。及進食行觴，復目皆未睹也。食畢，叟退。少頃，二童揖元詣便室，具湯沐，進新衣一襲。冠帶竟，復導至亭上。叟出，命僕設淨席於地，令元跪席上。叟授以秘訣數萬言，皆變化隱顯之術。元素蠢蠢，至是一聽不忘。叟戒曰：「汝雖有少福，合於至法進身，然面有敗氣未除，亦宜謹密自固。若圖謀不執，禍喪必至。且歸存思，如欲謁吾，但至心叩石，當有應門者。」元因拜謝而出，仍令一童送之。既出，洞穴泯然如故，視其樵蘇已失。至家，其父母兄弟驚喜曰：「去一旬，謂已碎於虎狼之吻。」元在洞中如一日耳。又訝其服裝華潔，神氣激揚，元知不可隱，乃為其家人言之。遂入靜室中，習熟其術，期月而術成，能變化百物，役召鬼魅，草木土石，皆可為步騎甲兵。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為將卒，出入陳旌旂幢蓋，鳴鼓吹，儀比列國焉。自稱曰賢聖，官有三老、左右弼、左右將軍等號。每朔望，必盛飾往謁神君，神君必戒以無稱兵，若固欲舉事，宜待天應。至庚子歲，聚兵數千人，縣邑恐其變，乃列上。上黨帥高公壽命都將以旅討之。元馳謁神君請命，神君曰：「既言之矣，但當偃旂鼓以應之，彼見兵威若是，必不敢內薄而攻我。志之，慎勿輕接戰。」元雖唯唯，心計以為我奇術制之有餘，且小者不能抗，後其大者若之何？復示眾以不武也。既歸，令其黨戒嚴。是夜，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，甚難之。明方陣而前，元領千餘人直突之，先勝後敗，酒酣被禽。至上黨，繫之府獄，嚴兵圍守。旦視，伽穿，中惟燈台耳，失元所在。夜分已達銅鞮，徑詣神君謝罪。神君怒曰：「庸奴！終違前教。今日雖幸而免，斧鑕亦行將及矣，非吾徒也。」不顧而入，鬱鬱趨出。後復謁神君，虔心叩石，石不為開矣，而其術漸歇。猶為其黨所說，是秋，率徒掠並州之大谷；而並騎適至，圍之數重。術既不神，遂斬之於陣，其黨與散歸田裡焉。

張謀孫鑿池犯太歲

廣州刺史張謀孫，雖出於闖茸，有口辨，善心計，累為王府參佐。咸通初，從交廣倅，遂為元寮。性貪侈，聚斂不倦。南海多奇貨，若犀象珠貝之類，不可勝計。及府罷，北歸於汝墳，於郡三十里鬱陽驛南汝水之上構別業，窮極華敞。嘗鑿一池，欲北引官渠水漲之。或曰：「此處今年太歲所在也。」謀孫誠役夫曰：「掘得太歲則止。」明日及泉，獲一土囊，破之，中有物升餘，色白如粟粒，忽跳躍四散而隱。謀孫遂中暴病，信宿而卒。

周撞子

唐廣明歲，薛能失律於許昌，都將周岌代之。明年，宰相王徽過許，謂岌曰：「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，得非同司空耶？何致此號？」岌愧赧良久，答曰：「岌出身走卒，實蘊壯心。每有微行，不避鋒劍，左衝右猝，屢立微功，所以軍中有此名號。」王笑，復謂岌曰：「當時撲落渦河裡，可是撞不著耶？」岌頃總許卒徵徐，方為賊所敗，溺於渦水，或拯之，僅免。故有此言。

魚玄機答斃綠翹致戮

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，字幼微，長安倡家女也。色既傾國，思乃入神。喜讀書屬文，尤致意於一吟一詠。破瓜之歲，志慕清虛。咸通初，遂從冠帔於咸宜，而風月賞玩之佳句，往往播於士林。然蕙蘭弱質，不能自持，復為豪俠所調，乃從游處焉。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，或載酒詣之者，必鳴琴賦詩，間以謔浪，懵學輩自視缺然。其詩有「綺陌春望遠，瑤徽秋興多」，又「慙慙不得語，紅淚一雙流」，又「焚香登玉壇，端簡禮金闕」，又云：「多情自鬱爭因夢，仙貌長芳又勝花。」此數聯為絕矣。一女僮曰綠翹，亦特明慧有色。忽一日，機為鄰院所邀，將行，誠翹曰：「無出。若有熟客，但云在某處。」機為女伴所留，迨暮方歸院，綠翹迎門曰：「適某客來，知鍊師不在，不捨轡而去矣。」客乃機素相昵者，意翹與之狎。及夜，張燈扃戶，乃命翹入臥內。訊之，翹曰：「自執巾盥數年，實自檢御，不令有似是之過，致忤尊意。且某客至，款扉，翹隔闥報云：『鍊師不在。』客無言，策馬而去，若雲情愛，不蓄於胸襟有年矣，幸鍊師無疑。」機愈怒，裸而笞百數，但言無之。既委頓，請杯水酌地曰：「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，而未能忘解佩薦枕之歡。反以沈猜，厚誣貞正，翹今必死於毒手矣。無天則無所訴；若有，誰能抑我疆魂？誓不蠹蠹於冥莫之中，縱爾淫佚！」言訖，絕於地。機恐，乃坎後庭瘞之，自謂人無知者。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。有問翹者，則曰：「春雨霽，逃矣。」客有宴於機室者，因洩於後庭，當瘞上，見青蠅數十集於地，驅去復來。詳視之，如有血痕，且腥。客既出，竊語其僕。僕歸，複語其兄。其兄為府街卒，嘗求金於機，機不顧，卒深銜之。聞此，遽至觀門覘伺，見偶語者，乃訝不睹綠翹之出入。街卒復呼數卒，攜鐮共突入玄機院發之，而綠翹貌如生。卒遂錄玄機京兆府，吏詰之，辭伏，而朝士多為言者。府乃表列上，至秋，竟戮之。在獄中亦有詩曰：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心郎。明月照幽隙，清風開短襟。」此其美者也。

峴陽峰池雨徵

安定郡有峴陽峰，峰上有池，若雨而雲起池中，若車蓋然。故里諺云：「峴山張蓋雨滂沱。」

暴風拔旆李鈞不終

李鈞之蒞臨汝也，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，民間多警。李鈞以兵力單薄，抗疏上聞，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人鎮焉。乾符戊戌歲也，兵至，營於郡西郭。明年春，鈞節制上黨，雜報到，於是鎮兵部將排隊於州前通衢，率其屬入衙，展君臣之禮。忽有暴風揚

塵，起自軍門而南，蟠折行伍，拔大旆十餘以登。州人愕然而顧，沒於天際。明日，州北二十里大牛谷，野人得旆以獻，帛無完幅，支榦皆摺折矣。鈞至上黨，統眾出雁門，兵既不戢，暴殘居民，遂為猛虎軍所殺矣。

逸文

溫璋，唐咸通王辰尹正天府。性黷貨敢殺，人亦畏其嚴殘；不犯，由是治有能名。舊制：京兆尹之出，靜通衢，閉里門；有笑其前道者，立杖殺之。是秋，溫公出自天街，將南抵五門，呵喝風生。有黃冠老而且偃，弊衣曳杖，將橫絕其間，驕人呵不能止。溫公命控來，笞背二十，振袖而去，若無苦者。溫異之，呼老吏街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，復命黃冠扣之，既而跡之。迨暮，過蘭陵裡，南入小巷，中有衡門，止處也。吏隨入關。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，且曰：「真君何遲也？」答曰：「為兇人所辱。可具湯水。」黃冠前引，雙鬢青童從而入。吏亦隨之。過數門，堂宇華麗，修竹夾道，擬王公之甲第。未及庭，真君顧曰：「何得有俗物氣？」黃冠爭出索之，吏無所隱，乃為所錄。見真君，吏叩頭拜伏，具述溫意。真君盛怒曰：「酷吏不知禍將覆族，死且將至，猶敢肆毒於人，罪在無赦！」叱街吏令去。吏拜謝了，趨出，遂走詣府，請見溫。時則深夜矣，溫聞吏至，驚起，於便室召之。吏悉陳所見，溫大嗟惋。明日將暮，召吏引之；街鼓既絕，溫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。至明，吏款扉，應門者問誰。曰：「京兆溫尚書來謁真君。」既辟重闥，吏先入拜，仍白曰：「京兆君溫璋。」溫趨入拜。真君踞坐堂上，戴遠遊冠，衣九霞之衣，色貌甚峻。溫伏而敘曰：「某任總浩穰，權唯震肅，若稍畏懼，則損威聲。昨日不謂凌迫大仙，自貽罪戾，故來首服，幸賜矜哀。」真君責曰：「君忍殺立名，專利不厭，禍將行及，猶逞凶威。」溫拜首求哀者數四，而真君終蓄怒不許。少頃，有黃冠自東序來，拱立於真君側，乃跪啟曰：「尹雖得罪，亦天子亞卿。況真君洞其職所統，宜少降禮。」言訖，真君令黃冠揖溫升堂，別設小榻令坐。命酒數行，而真君怒色不解。黃冠復啟曰：「尹之忤犯，弘有誠難；然則真君變服塵游，俗土焉識？」白龍魚服，見困豫且。」審思之。」真君悄然良久，曰：「怨爾家族。此間亦非淹久之所。」溫遂起，於庭中拜謝而去。與街吏疾行至府，動曉鍾矣。雖語親近，亦秘不令言。明年，同昌主薨，懿皇傷念不已，忿藥石之不徵也，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，將誅之。而溫鬻獄緩刑，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。事覺，飲酖而死。

《廣記》四十九

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，姓張氏，南陽人。徙居廣陵，為土著姓。身長八尺，眉目魁奇。越壯室之年，忽頓悟真理，遂舍妻子，從披削焉。於是研精禪觀，心境明白。不逾十載，耆年宿德，皆所推服。及來洛，遂止敬愛寺。年德並成，緇黃所宗。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，其為人天欽奉若此。唐武宗嗣歷，改元會昌，愛馭鳳驤鶴之儀，薄黜墨降龍之教，乃下郡國毀塔廟，令沙門復初。諫公乃烏帽麻衣，潛於皇甫枚之溫泉別業。後岡上喬木駢鬱，巨石砥平，諫公夏日常於中人寂，或補毳事。忽一日，積雲駛雨，霆擊石傍大檀。兩至，諸兄走往林中，諫公恬然跌坐，若無所聞者。諸兄致問，徐曰：「惡畜生而已。」至大月初，宣宗復興內教，諫公歸東都故居。其子自廣陵來觀，適與遇於院門，威貌崇嚴，不復可識，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。諫公指曰：「近東頭。」其子既去，遂闔門不出，其割裂愛剛又如此。咸通丙戌歲夏五月，忽遍詣所信向家，皆謂曰：「善建福業，貧道秋初當遠行，故相別耳。」至秋七月朔，清旦，盥手焚香，念慈氏如來，遂右脅而臥。呼門人玄章等戒曰：「人生難得，惡道易淪。唯有歸命釋尊，勵精梵行。龍花會上，當復相逢。生也有涯，與爾少別。」是日無疾奄化，年有八十餘矣。玄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門外屍陀林中，施諸鳥獸。三日復視之，肌貌如生，無物敢近。遂覆以餅餌，經宿，有狼狐跡，唯啗餅餌，而豐膚宛然。乃依天竺法闍維訖，收餘燼，起白塔於道傍，春秋奉香火之薦焉。

《廣記》九十七

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，黃巾尚遊魂於三輔。中和辛丑歲，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，執操旗鼓，乘三峽而下，作鎮南燕，為東諸侯節度。又詔軍容使西門季玄為都監。秋七月，鐸至滑，都監次於臨汝。郡當兵道，郵傳皆焚，乃舍於龍興北禪院。其西廊小院，即都監下都押衙何群處之。群，滑人也，世為本軍劇職。群少兇險，親姻頗薄之。乃西走上京，以乾中貴人，而西門納焉。至是擢為元從都押衙，戎事一以委焉。群志氣驕佚，肉視其從。嘗一日，汝州監軍使董弘贇，令孔目官宋柔奉啟於都監致命。將出，值群方據胡牀於門下，怒其不先禮謁也，叱數卒控以入，擊以馬撾而遣之。弘贇聞之大恐，笞宋柔數十，仍斥去不復任使。馳書使謝群，群亦無作。復數旬，日將夕，宋柔徒行經寺門，又值群自外將入，瞥見發怒，連叱驕卑錄之。入院，候曛黑，殺而支解，納諸函中。既張燈，宛見宋柔被發徒跣，浴血而立於燈後。群驚起，奪劍擊刺，斃然而滅；厥後夜夜見之。暮秋月，都監遷於滎陽郡，舍於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。至是群神情愴怳，漸不自安，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，將大掠郡中，而奔於江左。都監部曲三百許人，皆畏群而唯諾。會太守杜真府符請都監夜宴，啟至，群謂思禮等曰：「機不旋踵，時不再來，必發今宵，無貽後悔。」思禮等遂潛勒部分。至晡時，都監赴宴，群令親信十數人從，戒曰：「至三更，汝焚六司院門，寺中必舉火相應。」其夕一鼓，群假寢帳中，乃夢宋柔向群大叱曰：「吾讎雪矣！」遂驚覺，召思禮語之。對曰：「此乃思也，是何能為？」二鼓將半，乃令其徒擐甲，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矚子城內。無何，郡都虞候遊巡至，僧綱啟門，入至殿隅。仰視木杪，心動，命爇炬於下，乃見介者蹲於枝間。方詰所從，群連聲謂曰：「走卒店作，遂逃於上，無他也。」都虞候色變，馳出戒嚴。群呼思禮等謂曰：「事亟矣，不速行，將為豎子所殄。」仍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。若走兩舍，而群心蕩，無所從其適，下稍稍亡去。倦憩水側，遙聞嚴鼓聲，乃僕射破東北隅壞也。思禮覺，乃前請啟密語。群將耳附之，思禮拔佩刀疾斬群首墜於地，餘眾大囂而散。思禮攜群首，遲明，歸命於都監。責其罪，使招其散卒焉。

《廣記》一百二十三

河東裴光遠，唐龍紀己酉歲，調授滑州衛南縣尉。性貪婪，冒於貨賄，嚴刑峻法，吏民畏而惡之。尤好擊鞠，雖九夏蒸鬱，亦不暫休息。畜一白馬，駿健能馳騁，竟以暑月不勝其役，而致斃於廣場之內。有里長王表者，家雖富贍，早喪其妻，唯一子可七八歲，白皙端麗，常隨父來縣曹。光遠見而憐之，呼令入宅，遺以服翫，自是率以為常。光遠令所親謂表曰：「我無子，若能以此兒相餉，當善待汝。縱有大過，亦不汝瑕疵也。」表答曰：「某誠賤微，受制於上。骨肉之間，則無以奉命。況此兒襁褓喪母，豈可復離其父乎？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，亦甘心矣。」光遠聞而銜之。後數日，乃遣表使於曹南，使盜待諸境上，殺之而取其子。大順辛亥歲春，光遠遭疾，逾月委頓。或時若鬼物所中，獨言曰：「王表來也，當還爾兒。」又為表言曰：「某雖小吏，慎密未嘗有過，反招殘賊，規奪赤子。已訴於天，今來請命。」又為己語：「今還爾兒，與爾重作功德，厚賂爾陰錢，免我乎？」皆曰不可。少頃，曰：「馬來也。」則代馬語曰：「為人乘騎，自有年限。至於負載馳驟，亦有常程。筋力之勞，所不敢憚。豈有盛夏之月，擊鞠不止，斃此微命，實由於君。已訴上天，今來奉取。」又為己語，祈之如王表，終不聽。數日，光遠遂卒。

《廣記》一百二十三

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，宣宗朝再啟黃閣。不協比於權道，唯以公諒幸大政。四方有所請，礙於德行者，必固爭不允，由是徵鎮忌焉。而志尚典籍，雖門施行馬，庭列覺鍾，而尋繹未嘗倦。於永寧裡第別構書齋，每退朝，獨處其中，欣如也。居一日，將入齋，唯所愛卑腳犬花鵲從。既啟扉，而花鵲連吠，銜公衣卻行，叱去復至。既入閣，花鵲仰視，吠轉急，公亦疑之。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，向空祝曰：「若有異類陰物，可出相見。吾乃丈夫，豈懼於鼠輩而相逼耶？」言訖，斂有一物自梁間墜地，乃人也。朱鬢，衣短後衣，色貌黝瘦，頓首再拜，唯曰死罪。公止之，且詢其來及姓名。對曰：「李龜壽，盧龍塞人也。或有厚賂龜壽，令不利於公。龜壽感公之德，復為花鵲所驚，形不能匿。公若舍龜壽罪，願以餘生事公。」公謂曰：「待汝以不死。」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初錄之。明日詰旦，有婦人至門，服裝單急，曳履而抱持襁嬰，請於闈曰：「幸為我呼李龜壽。」龜壽出，乃其妻也。且曰：「訝君稍遲，昨夜半自薊來相尋。」及公薨，龜壽盡室亡去。

《廣記》一百九十六

皇甫及者，其父為大原少尹，甚鍾愛之，及生如常兒。至咸通壬辰歲，年十四矣，忽感異疾，非有切肌徹骨之苦，但暴長耳，逾時而身越七尺，帶兼數圍，長啜大嚼，復三倍於昔矣。明年秋，無疾而逝。

《廣記》二百二十

東都留守劉允章，文學之宗，氣頗高介，後進循常之士，罕有敢及門者。咸通中，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。明年皮日休登第，將歸觀於蘇台，路由江夏，因投刺焉。劉待之甚厚，至於饗餼有加等，留連累日，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。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，日休方赴召，已酒酣矣。既登樓，劉以其末至，復乘酒應命，心薄之。及酒數行，而日休吐論紛擾，頓亡禮敬。劉作色謂曰：「吳兒，勿恃蕞爾之才，且可主席。」日休答曰：「大夫豈南嶽諸劉乎？何倨貴如是？」劉大怒，戟手遙指而詬曰：「皮日休，知鸚鵡洲是瀾衡死處不？」日休不敢答，但崑崙如醉，掌客者扶出。翌日，微服而遁於浙左。

《廣記》二百六十五

捧硯者，裴至德之家童也。其母曰春紅，配驕人高璠而生。一歲時，夏日浴之，裸臥於廊廡間。有卑腳犬曰青花，忽來齧兒陰食之。春紅聞啼聲，狼忙而至，則血流盈席矣。賴至德有良藥，封之，百日如故。明年夏，寢之前軒，青花伺人隙復來，並卵又食訖，宛轉於地而死。又以前食之藥傅之，及愈，為宦者焉。字之曰捧硯，委以內豎之職。至光啟丙午，年十餘歲矣。裴使外出，遇盜於鄭效，見害。噫！捧硯，童也，再殘而無恙。裴以一出而不回者，其故何哉？

《廣記》二百七十五

湖南觀察使李庚之女奴曰卻要，美容止，善辭令。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，惟卻要主之。李侍婢數十，莫之偕也。而巧媚才捷，能承順顏色，姻黨亦多憐之。李四子，長曰延禧，次曰延范，次曰延祚，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，皆年少狂俠，咸欲絜卻要而不能也。嘗遇清明節，時織月娟娟，庭花爛發，中堂垂繡幕，皆銀缸。而卻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，大郎乃持之求偶，卻要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東南隅佇立相待，候堂前眠孰，當至。」大郎既去，至廊下，又逢二郎調之。卻要復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。」二郎既去，又遇三郎束之。卻要復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。」三郎既去，又與四郎遇，握手不可解。卻要亦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。」四郎皆去。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，廳門斜閉，見其三弟比比而至，各趨一隅，心雖訝之，而不敢發。少頃，卻要密燃炬，疾向廳事，豁雙扉而照之，謂延禧輩曰：「阿堵貧兒，爭敢向這裡覓宿處？」皆棄所攜，掩面而走，卻要復從而哈之。自是諸子懷慙，不敢失禮。

《廣記》二百七十五《歲時廣記》十七

臨淮武公業，咸通中，任河南府功曹參軍。愛妾曰非煙，姓步氏，容止纖麗，若不勝綺羅。善秦聲，好文筆，尤工擊甌，其韻與絲竹合。公業甚愛之。其比鄰，天水趙氏第也，亦衣纓之族，不能斥言。其子曰象，秀端有文，才弱冠矣。時方居喪禮，忽一日，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，神氣俱喪，廢食忘寐。乃厚賂公業之閹，以情告之。閹有難色，復為厚利所動，乃令其妻伺非煙閒處，具以象意言焉。非煙聞之，但含笑凝睇而不答。門媪盡以語象，象發狂心蕩，不知所持。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：「一睹傾城貌，塵心只自猜。不隨蕭史去，擬學阿蘭來。」以所題密緘之，託門媪達非煙。煙讀畢，吁嗟良久，謂媪曰：「我亦曾窺見趙郎，大好才貌。此生薄福，不得當之。」蓋鄙武生龔悍，非良配耳。乃復酌篇，寫於金鳳牋曰：「綠慘雙娥不自持，只緣幽恨在新詩。郎心應似琴心怨，脈脈春情更擬誰？」封付門媪，令遺象。象啟緘，吟諷數四，拊掌喜曰：「吾事諧矣。」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：「珍重佳人贈好音，彩牋芳翰兩情深。薄於蟬翼難供恨，密似蠅頭未寫心。疑是落花迷碧洞，只思輕雨灑幽襟。百回消息千回夢，裁作長謠寄綠琴。」詩去旬日，門媪不復來。象憂，恐事泄，或非煙追悔。春夕，於前庭獨坐，賦詩曰：「綠暗紅藏起暝煙，獨將幽恨小庭前。沈沈良夜與誰語，星隔銀河月半天。」明日晨起，吟際而門媪來，傳非煙語曰：「勿訝旬日無信，蓋以微有不安。」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，並碧苔牋，詩曰：「無力嚴妝倚繡櫳，暗題蟬錦思難窮。近來贏得傷春病，柳弱花欹怯曉風。」象結錦囊於懷，細讀小簡，又恐煙幽思增疾，乃翦烏絲闌為回簡，曰：「春日遲遲，人心悄悄。自因窺覲，長役夢魂。雖羽駕塵襟，難於會合；而丹誠皎日，誓以周旋。況又聞乘春多感，芳履違和，耗冰雪之妍姿，鬱蕙蘭之佳氣。憂抑之極，恨不翻飛，企望寬情，無至憔悴。莫孤短韻，寧爽後期？恍惚寸心，書豈能盡？兼持菲什，仰繼華篇。」詩曰：「見說傷情為見春，想封蟬錦綠蛾顰。叩頭為報煙卿道，第一風流最損人。」門媪既得回簡，徑齎詣煙閣中。武生為府掾屬，公務繁夥，或數夜一直，或竟日不歸。是時適值生入府曹，煙拆書，得以欵曲尋繹，既而長太息曰：「丈夫之志，女子之心，情契魂交，視遠如近也。」於是闔戶垂幌，為書曰：「下妾不幸，垂髻而孤，中間為媒妁所欺，遂匹合於瑣類。每至清風朗月，移玉桂以增懷；秋帳冬釭，泛金疊而寄恨。豈期公子，忽貽好音，發華緘而思飛，諷妙句而目斷。所恨洛川波隔，賈午牆高，聯雲不及於秦台，薦夢尚遙於楚岫。猶望天從素懇，神假微機，一拜清光，九殞無恨。兼題短什，用寄幽懷。」詩曰：「畫簷春燕須同宿，洛浦雙鶯肯獨飛？長恨桃源諸女伴，等閒花裡送郎歸。」封訖，乃召門媪達於象。象覽書及詩，以煙意稍切，喜不自持，但靜室焚香，虔禱以俟。忽一日將夕，門媪促步而至，笑且拜曰：「趙郎願見神仙否？」象驚，連問之。傳煙語曰：「今夜功曹值府，可謂良時。妾家後庭，郎君之前垣也。若不渝好，專望來儀。方寸萬里，悉俟晤語。」既曠黑，象乃踰梯而登，煙已令重榻於下。既下，見煙靚妝盛服，立於花下。拜訖，俱以喜極不能言，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。遂背釭解幌，盡繾綣之意焉。及曉鍾初動，復送象於垣下。煙執象泣曰：「今日相遇，乃前生姻緣耳。勿謂妾無玉潔鬆貞之志，放蕩如斯，直以郎之風調，不能自顧。願深鑒之。」象曰：「挹希世之貌，見出人之心，已誓幽庸，永奉歡狎。」言訖，象踰垣而歸。明日，託門媪贈煙詩曰：「十河三清雖路阻，有心還得傍瑤台。瑞香風引思深夜，知是蕊宮仙馭來。」煙覽詩微笑，因復贈象詩曰：「相思只怕不相識，相見還愁卻別君。願得化為鬆下鶴，一雙飛去入行云。」封付門媪，仍令語象曰：「賴妾有小小篇詠；不然，君作幾許大才面目。茲不盈句，當得一期於後庭，展微密之思，罄宿昔之心。」以為鬼神不知，天人相助。或景物寓目，歌詠寄情，來往頻繁，不能悉載。如是者週歲。無何，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，奴陰銜之，乘間盡以告公業。公業曰：「汝慎言，我當伺察之。」後至直日，乃偽陳狀請假。迨夕，如常人直，遂潛於里門。街鼓即作，匍伏而歸，循牆至後庭，見煙方倚戶微吟，象則據垣斜睇。公業不勝其忿，挺前欲擒，象覺跳去，業搏之，得其半襦。乃入室，呼煙詰之。煙色動聲戰，而不以實告。公業愈怒，縛之大柱，鞭楚血流，但云：「生得相親，死亦何恨！」深夜，公業怠而假寐。煙呼其所愛女僕曰：「與我一杯水。」水至，飲盡而絕。公業起，將復答之，已死矣。乃解縛舉置閣中，連呼之，聲言煙暴疾致殞。後數日，窆於北邙，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。象因變服易名，遠竄江浙間。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，常與武掾游處。崔賦詩末句云：「恰似傳花人飲散，空牀拋下最繁枝。」其夕，夢煙謝曰：「妾貌雖不迨桃李，而零落過之。捧君佳什，媿仰無已。」李生詩末句云：「豔魂香魂如有在，還應羞見墜樓人。」其夕，夢煙戟手而言曰：「士有百行，君得全乎？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？當屈君於地下面證。」數日李生卒，時人異焉。

《廣記》四百九十一

乾符丁酉歲秋七月，詔以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刺。劉公自京將一橐駝至郡，自風而逸於廬山下。南土無此畜，人睹而大驚，因聚徒擊射至斃，乃列狀於太守曰：「獲廬山精。」劉公訝其事，既至，愀然曰：「此吾橐駝也。」乃命瘞於江壩。

《續談助》